

葉輝

曬書記

曬書記

葉輝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the UK and in certain other countrie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The moral rights of the author have been assert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by licence,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at the address above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work in any other form
and you must impose this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ISBN: 978-0-19-397378-7

1 3 5 7 9 10 8 6 4 2

囍書記

葉輝

插圖: Hana Anja

曬書記

「曬書」題記

—

話說2005年炎夏，我在《明報》上班，一個午後，身陷財困的青文主人羅志華來電說，不定期出版的《青文評論》(由我義編)辦不下去了，不如另辦一份書評雜誌，又說跟一些同業打過招呼，他們都樂意以廣告支持。也不好掃他的興，便跟他說：那就叫《曬書》吧。

《曬書》始終辦不成，此乃意料中事，青文書屋不久也結業了，書籍則存於書倉。倒沒想到，兩年半後的歲暮時分，羅志華孤身一人在狹小的書倉裏整理書籍，被塌下的書箱壓死了，及至春節過後，書倉散發異味，始知斯人去矣，從此「活在書堆下」。

羅的家人其後領回百箱「遺書」，書中異味久久不散，乃於褥暑時節借得一所學校的操場「曬書」，曬了一段時日，「遺書」才搬到羅志華生前申請獲批的石硤尾創意藝術中心一個單位。我去看了三、四次，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每回翻揭書頁，猶覺得有曬之不散的人味夾纏於書味，恰若喃喃呼喚，隱隱可聞。

《曬書》始終辦不成，其時倒寫了一篇〈曬書記〉，當中有兩段所記，乃目睹「曬書」的場面，倒有點「永誌不忘」的意思了。

其中一段記數年前北角山邊「曬書」：

經過山邊的公園，碰見老先生、老太太和菲籍女傭在草地上將書本攤開，大概有百多二百本吧，有中文書、英文書，也有小量日文書，陽光正好，一大片白花花的，他們在「曬書」呢。跟老先生搭訕了幾句，他說喜歡便隨便翻翻，也老實不客氣地翻了一會兒，發覺大多是醫書，也有一些音樂書、畫冊和小說，於是猜想老先生是個雅愛讀書的醫師。

另一段記九十年代初哈佛廣場「曬書」：

十多年前的一個夏季，倒在哈佛廣場經常碰見有人「曬書」，每逢周末，只要陽光普照，舊書店的老先生總是用木頭車搬一大堆書到小草坡，攤滿一地，遠看倒像一座小小的書山，很是壯觀。警察也不管他，只偶爾叫他不要讓書本擋住通道。他坐在一旁抽煙斗，書本都有煙草和青草的氣味。你跟他談書，他高興，你躺在草坡上翻書，他也高興，你跟他買書，他當然更高興。

這樣的曬書場面真有氣派，可都久違了，我們的城市有這樣那樣的書展，心想，也該在大大小小的公園搞搞「曬書會」或「曬書節」——要曬曬日光浴的，當然是久困於室、日漸不合時宜的老書和舊書了。

有一年與也斯、舒琪、羅貴祥等一起去法蘭克福書展，印象最深刻的，倒是會場外搭帳為攤的舊書市集，時值初秋，略覺輕寒，倒也有溫煦的陽光灑遍我看不懂的德文舊書，如此「曬書」，恰似一場盛大公演的「故籍再生緣」。

三

「曬書」乃古老的文化活動，東漢崔寔《四民月令》載，七月七日，「遂作曲……曝經書及衣裳」，《太平御覽》載：「晉書曰……時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有音樂，有陽光，讓不見天日多時的經書曝曬，人與書，衣裳乃至衣裳下的肚子（腹有詩書氣自華？）一起享受日光浴，太好了。

古人「曬書」，志不在書，倒是要曝曬一下滿肚子的不合時宜，這「曬」，跟廣府話所說的「曬命」，庶幾近矣。《世說新語》有一個故事：「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劉義慶「箋疏」云：「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曬衣物，隆乃仰出腹臥，云曬書。」這樣的「曬書」，又稱「曬腹」。

漢代以降，「曬書」如曬衣，乃民間風俗，故此唐詩宋詩

提及的曬書未必僅僅是典故。杜牧〈西山草堂詩〉云：「曬書秋日晚，洗藥石泉香」，方干〈贈山陰崔明府〉云：「壓酒曬書猶檢點，修琴取藥似交關」，李洞〈寄南嶽僧〉云：「新秋日後曬書天，白日當松影卻圓」，「曬書」可言志，可抒情，俱出自日常生活。

宋詩「曬書」也不乏例子，蘇東坡〈初聞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云：「讀書猶記少年狂，萬卷縱橫曬腹囊」，陸游〈初夏雜詠〉云：「咄咄書常懶，便便腹本寬」，程先貞〈蔑絲篋〉云：「不如七夕秋陽暖，袒腹空庭自曬書」，劉筠〈戊申年七夕五絕句〉云：「豈惟蜀客知蹤跡，更問庭中曬腹人」，仇遠〈七夕〉云：「兒笑無書空曬腹，婦言有酒可澆愁」，「曬腹」與「曬書」有若春花秋月，有若老夫聊發少年狂，說來都是自詡免於酸腐的尋常寄意。

及至宋室南遷，江南天氣與北地迥異，六月初乃三伏天，曬書曝衣正合時。宋代以六月六日為曬經書之日，倒有個故事，《宋史·真宗本紀》載：「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為天貺節。」那是說，宋真宗趙恆聲稱上天於六月六日賜他一部天書，乃定此日為天貺節——意為天賜烈日，萬物於此日曝曬，便不生蛀蟲，故定為朝休之日，好讓文武百官回府曝曬官服雜物，宮內則曬龍袍、卷宗及藏書。

直至清代，仍以六月六日為曬書日，潘奕雋〈六月六日曬書詩〉云：「三伏乘朝爽，閒庭散舊編。如遊千載上，與結半生緣。讀喜年非耄，題驚歲又遷。呼兒勤檢點，家世只青

氈。」「青氈」即祖先遺留的家業或舊物，如此說來，讀書人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要曝曬的，已不光光是詩書，乃及於寒微的家業了。

四

2006年底正式從報業退休，本來一心要過些閒日子，人間，心也閒，倒是舊雨新知時有稿約，所約的大都是說書之稿，由是漸寫漸多，每周要寫四至五篇，也就閒不起來了，於是索性「曬書」——深圳《晶報·深港書評》每周一篇的讀書隨筆，便索性叫做《曬書記》了。

此書所收錄的燕文，九成是這幾年談文說藝的篇章，編書時還找到一些散失經年的舊文，當中最喜出望外的一篇，乃記述金克木1989年發表於《讀書》的「意識流書話」，不覺已二十二年了，金先生斯時所言說的「玉梨魂不散·金鎖記重來」得以成為白紙上的黑字，於今遙想，無論編者與作者，都必然有一份大無畏的大氣魄，方可成就那麼一段「曬書」言志的大胸襟。

《曬書記》得以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名下面世，於我倒也真是了結一次未了之約。

話說2007年毅然答允北島所託，客串主編《今天》的「香港十年專號」，與執行其事的林道群兄多所接觸，曾有口頭書約，匆匆數載，都在忙這忙那，書約倒是常在念中。今年初在

深圳《晶報·深港書評》讀到該刊對林道群兄的訪談錄，林兄所言牛津出版理念，我深有同感，由是在電郵中舊事重提，乃有此書，算是遲到了三年有半的「言而有信」了。

是為題記。

2011.5.

目 錄

ix 「曬書」題記

卷一

- 3 袒腹空庭自曬書
- 7 誰都別想擺脫書
- 12 意識流書話
- 16 爛書榜、抄襲與混搭
- 21 帶一本書到西九龍
- 25 書永遠是從前的事
- 28 書和人的坎坷
- 31 書中花月
- 34 文學的用途與濫用
- 38 天真與物哀
- 42 「非在」：理想先於事實
- 45 香港文學與李聖華詩獎
- 48 詩集與奇蹟
- 51 昂山素姬：希望的聲音
- 55 向昂山素姬學習——詩與禪修的隱喻

- 60 昂山素姬與兩條路線
- 64 何妨讓司徒華也說說司徒華
- 69 《此時此地》：倒懸的艾未未

卷二

- 79 平行敘述：略薩與劉曉波
- 86 略薩：活了三世的小說家
- 91 兩岸三地齊為略薩喝采
- 94 Leonard Cohen：一個完美劇本的第三幕
- 107 逃避主義與棲息的梯子
- 116 楊絳記錢鍾書：史料與軼事
- 121 「常」與「變」：歷史和語言的錯綜
- 126 蔣彝的「畫記」和閒趣
- 129 耳目一新及其他
- 132 鼻子和口袋
- 135 她在衣服上穿戴着身體
- 140 生活是愛，書寫和閱讀也是愛
- 142 「流動家園」與「都市家園」
- 146 為甚麼要反對愛情？

卷三

- 151 鬍子為甚麼有臉
- 159 《異鄉記》的民俗與荒涼
- 162 〈小艾〉的「怨」及其他
- 164 晚飯花和石頭
- 171 場景和距離
- 175 劉索拉：反和諧的樂理人生
- 179 還不算太熱的「劉以鬯熱」
- 182 兩個中年婦女的人生書寫
- 184 香港的反抗 香港的憂鬱
- 189 父親的故事
- 193 夢中所見與夢中不見
- 197 俄國文壇奇才與《百事一代》
- 200 阿拉伯文學：從婦解到恐怖主義
- 203 科幻小說迷有福了
- 208 麥克尤恩與耶路撒冷文學獎
- 212 一口氣讀十三本小說
- 217 猶太裔傳媒人的喜劇小說
- 219 詠嘆生死
- 222 印度禁書與拉什迪新作
- 225 火葬兩代婦女的私慾與屈辱
- 229 邊緣族群的妄想與「一天」

卷一

袒腹空庭自曬書

就從《別想擺脫書》(*Nadie acabara con los libros*，英譯 *Nobody Will Finish With Books*) 這本讀書對談錄說起吧，艾柯 (Umberto Eco) 在書中有此說法：書籍乃文化產物，用處不僅僅是貯存記憶，同時也是記憶的過濾與遺忘，從另一角度看，書籍就是記憶的墓園。

與他對談的法國作家、編劇家卡里埃爾 (Jean-Claude Carriere) 也提出了一些富於思辯性的問題：今天可以透過電腦 (或i-pad) 閱讀，如果我們只能從終端機上擁有的一切，取得毫無過濾、無限數量的資料 (及知識)，那麼記憶是甚麼呢？它的意義何在？

對很多資深書癡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那並不僅僅是由於爛書充斥書市，以致劣書驅逐好書，更深層次的問題可能在於：在日趨實用化、功利化的社會裏，讀書到底還有甚麼意義？

是的，意義似乎愈來愈不好說了，比如文學理論家伊格爾頓 (Terry Eagleton) 連「文學是甚麼」也沒法說得簡明扼要，只能權宜地說：「也許文學的定義並不在於它的虛構性或想像性，而是因為它們以特殊方式運用語言……」

可他卻寫了一本書，叫做《生命的意義》(*The Meaning of*

